東坡集
歐陽脩

東坡源流

歐陽脩

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其父葬吉之瀧岡惟葬母一至其地中歲居潁集古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以一翁老于五物間自號六一居士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

政公登第後授洛陽節推時錢維演守西都政與一宴賞宴葬一日錢宴後園客集而政與妓豹時方至

因女中暑注凉堂眠覺失金釵坎也錢曰若得欤推官一詞當為僕汝欤即席曰柳外輕雷池上雨二舜滴碎荷舜小樓西角斷虹明閣千倚通待月華生燕子飛来栖畫棟玉鉤垂下簾旌凉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鞋枕傍有墮釵橫坐皆絶善命妓踹酌賞欤令玄庵僕釵

時財希深梅聖俞與欤公並在維揚幕下一日遊嵩山自颍陽回幕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四望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来乃維揚遣廚傳歌妓至傳語曰山行良苦少勞龍門賞雪三遂回也

支硎閒欵以謫守除吻募醒心酬前二亭於郵舍
谷令幕宾謝希深逢雞植花卉其間謝以长問名品
以批紙尾云浅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
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未幾徙揚州別除
詩曰花光濃郁柳枝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為
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欵以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置盆中圍绕
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当受飲以酒故名曰
通判詩云千頃芙蕖盖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
置淺花光合紅袖傳来酒令行

改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
持刀哄搶為下海切人船一云日黑殺人夜風高放
火天欲云酒粘衣袖重花墜帽簷偏喪問之答曰當
此時法以上罪亦改了
當有小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蝀人為絲輕那忍折
鶯啼枝嫩不勝吟勸取待春來十四五閒抱琵琶
桑堂上數錢堂下走倦地相見已勞心何況別如今
後有謗以盜竊者表云喪夫而哭托孀孤女以來
因張女此時年方七歲錢發父兄而笑曰七歲已是
學數錢時也諸葛亮入復作酴蓬萊詞以誡之

至和初祐閻乳子文肖奇證欧公力欲革其弊欧知
贡乳凡文忤雖刻者皆默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
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為簽詳官唱酬詩極多欧公与
謙戰士咄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聖俞有萬蟻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六為諸公所称及枚榜士
論闕然以為主司耻於酬唱不暇詳考校且以五星
自況而待我軍如蚕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敢
作詩者幾三十年
時劉幾好撰怪途之語欧公深惡之会知贡乳有一
乳嘗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茂公曰此必劉幾也戲

纔考寿寸刺试官刷因以硃筆楼抹之謂之紅勒帛
判大此謬字榜之果哉也被黜之士候修早朝聚哭
馬前為祭文投修家後三十以為取试考官而哉在
廷修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
是時试竟舜性仁賦方曰静以近年獨高五帝之尊
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修大称賞擢第一及喝名
乃劉煇即哉易名也修悞然久之
欧公知貢舉日每遇閱卷坐後常覚一朱衣人前點
頭則其文入格始終侍史及回視之无有因語同列
為之三歎嘗有句云惟願朱衣一點頭

皇祐二年公為南都約梅聖俞買田潁上其詩曰
優遊琴酒逐魚鈎上下林壑時攀跻及身強健始為
樂莫待羸病須扶策時年四十有四後八餘林七八
年間詩曰乞身須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羸老蓋欲
前言之未踐也
初公在汝切與聖俞同遊嵩山望四峯巨壑之上有
丹書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洎告老切願作一絶云
四字丹書萬仞峯神清之洞鎖樓臺烟霧極目令人
到小駕鶴令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修撰漢園事雖不叶衆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自

任慨然至北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
論改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
西京以來獨騶史遷以其馳驅跌宕悲慨嗚咽而風
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獨得如解牽之覽仙姬於
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
昌黎然彼固公閑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阮元瑜姿
態橫生別為韻事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得太史
公之遒者獨阮元瑜子一人而已
芗坤許公文曰道喪道宕美人宴遊东山而風
流文物照輝江左

敎陶孫許公詩曰四珊八璉乙可施之宗廟

梅堯臣

字聖俞宣城人以從父詢蔭太廟齋郎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赴嘉祐初用學士趙槩等薦乃得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編修唐書乙成未奏而卒

聖俞幼戲咿師旦曰衣錦裁詩句班衣戲坐保未奴今正熟肖効陸郎与師旦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宣城守呂士龍欲杖營妓井麗華品眷一容媚井短
肥至俞戲作小調解之云莫打鴨打鴨鴛元央元央
新作南蒲萄不比孤山老禿鶴禿鶴尚欲遠飛去何
況元央羽翼長
梅至俞四禽言詩云泥滑滑苦竹園雨蕭蕭馬上郎
馬歸凌兢雨又急此鳥為君留斷腸　婆餅焦呪不
食尔父白何之尔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何
遂作啼苦啼不息　提葫蘆沽美酒風為賓梅為友
山花撩乱目前開勸尔今朝千萬壽　不如沽去春
山云暮萬木号冬天蜀天号何處人言有翼可沽飛

安用去啼山高樹
蘇子瞻嘗於濟南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
上織成文云朝風三月暗吹開蛟龍卷起噴成花又
飛萬里奪曉日白石爛堆愁女媧乃梅聖俞春雪詩
也子瞻以遺孫公之家藏蓄一琴乃寶曆三年雷會
所製遂以是布更為琴囊
聖俞初以能詩名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
久則通演深遠閣古瑰剥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
老以勁在河南時主晦叔家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
矣溫公東坡介甫諸公咸敬重之尤與孫公忠公

善世比之韋孟故贡奎诗云诗還二百年来作者死三千里外宫知已论欧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又龚咽云去浮靡之習于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示諸大家未起之先此其所以為梅都官诗也果信至俞黨謂作諸贵能状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欧公深服之

欧書其诗墓後曰聖俞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乎其似春鏤妻黄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

蘇舜欽

字子美　人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舉茅進士以范仲淹薦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論侵擢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在政府為時忌會進奏院祠神宴會不與者啣劾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醉酒狂慢因欲搖動衍等舜欽坐除名後為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

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使子弟窓覘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至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滿引一大白曰惜乎擊之不中又讀至良曰如臣

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柔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乳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迂多矣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睨之笑曰交不着睚（市語）鴈為錐宋以其頴利而么麼也因贈詩曰譬如利錐未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有毛遂塚梅聖俞乳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子美削籍為民徙居蘇州學之南有水數頃傍有小山高下相望蓋錢氏廣陵王所作子美以四十千得之為居傍水作滄浪亭題水調歌頭於亭上曰瀟洒

大湖岩淡蕩洞庭山魚龍隱處烟霧深鎖渺渺閒方
念陶朱張翰忽有扁舟意棄擲浪載鱸還落日暴風
雨歸路遠汀湾　丈夫志當景盛耻踈閑壯年何事
憔悴華髮改朱顏擬借寒潭垂鉤又恐鷗鳥相猜不
肯傍青綸刺棹穿蘆荻無語看波瀾
阮廢益讀書時款牘懃于歌詩善草書酣酒落筆往
往駭人與梅堯臣齊名時称蘇梅劉後村謂其歌行
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為人及蓄屋為吳體則
極平夷妥帖蓋宋初始為大雅於古朴中具灝若亭
蓄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閒澹劉之超邁横

絶又各出機杼永叔所謂不能優劣者也至情志忠惻而議論當理要又非詩人粗豪一流所比有云筆下驅古風宜趁聖所存又曰會將趁古淡先可去浮囂其本領卓越如此

蔡襄

字君漠興化軍仙游人天聖中甲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立稱襄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

慶曆初歐陽修王素余靖俱列諫官襄喜而賦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騰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

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更須風采動
朝端安閒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未幾襄公
除諫官時謂之四諫

嘉祐閒禁中張燈元月十四帝御樓遣中使傳宣從
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襄獻詩曰高列千峯
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三元夜樂事還
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閒和氣閣春陰要知
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

余靖

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未預薦王仝千

知韶州者知州怒杖臀二十始名希古乃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與尹師魯同應拔萃科靖為冠異官至秘書丞充集賢校理天章閣詩制時范仲淹言事觸大臣得罪靖疏救之坐貶監筠州酒稅仲淹白乃得還皇祐初平儂智高于嶺南拜集賢學士始與郡公謚曰襄有武溪集二十卷為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嚏在吾面上

慶曆中夏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冊封而契丹兵來心

毋與和朝議患之靖謂撓我耳不可聽乃假靖諫議
大夫報契丹于九十九泉卒屈其議取其要願加知
制誥時相忌之坐習蕃語出知吉州奪官
余靖再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契丹主
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遂沒遼臣拜沈沒遼言後
盛拜沈言受賜而朝厥荷情幹勒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徽臣雅魯祝
君統雅魯言拜受君統言福祐聖壽鐵擺俱可忒鐵擺言嵩高可忒言福祐主
大笑遂為酹觴劉沆亦使契丹館客戲為詩曰有酒
如繩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
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近之二公俱謫官

趙抃

字閱道衢之西安人中景祐進士為獻史京師號鐵面御史進參知政事既與王安石議政不合求去致仕卒謚清獻詩觴口而敖工拙隨意而清蒼鬱律之氣出於肺肝然其學多本於佛與瀟湘為游而不能改故亦不能卓然有所發揮也

清獻即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鬢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桃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知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

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清玩年四十餘擯去舜色系心宗教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點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舜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已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五郎清獻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即成都單馬是道以之自隨及再任蜀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阮入見帝問聞卿前匹馬入蜀

所携惟琴鶴簾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馬
尋旧路如歸去鼂放長淮不再來者
清玷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日與山僧野老遊
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閒高齋有閒
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
趙清玷家居其子叔倅温州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
堂取老萊戲彩之義清玷題詩堂中云我想堂中樂
可知優遊膴月意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着朱衣
勝彩衣
清玷墓在衢州城東景定間林存為潭帥罷吟調千

夫荷擔經墓旁疲甚相語請於一琴一鶴耶有許耶
或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高血如何有許多
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於墓前過

林逋

字君復杭之錢塘人少孤力學刻志不仕結廬
西湖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賜
謚和靖先生逋不娶妻子所居多植梅畜鶴泛
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子云有
楊璉眞珈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枚
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

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
盡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和靖隱居有詩
云湖山空後家空在烟雨詞亡章自青
君以惜別長相思辭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
送迎誰知離別情　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
成江頭潮已平此詞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
林洪著家山清供亦通子也蓋喪偶不復娶耳
通結廬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泛小舟湖上諸
僧寺幸莫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劃結
塵壞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令封

禪書初通客臨江李諮始乳進士而未有知者通謂人曰此公輔之兆通卒而諮適知抗為裘服緦麻與其閒人哭而奠之刻其詩納之壙中

知靖雖隱居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者嘗傲視許汜劉郎之曰寺稟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猫猴豪民送物鵞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

通詩平澹邊美而趣向博遠故辭主靜正而不露刺譏梅聖俞謂詠之令人忘百事大數塞王孟之亟而攄劉韋之逸欧陽爱其詠雪花詩殊影橫斜一聯謂前古未有此句黃涪翁則以雪後園林二語為勝之

蓋一取神韻一取意趣然知欧陽之所賞者多知語翁之所賞者少也所作雖艱澀未嘗留稿或問之曰吾不欲取名于時況後世乎故所在百篇一二如當時補其五言有草泥行郵索雲木吟鉤輈句集中已不可得其他遺佚可知也

山水未深猿鳥少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休上獨林為橋小結廬（孤山隱居書壁）

盡共藥材登玉壘琴書茶具入扁舟花秋花艳露明紅粉水鳥衝烟點翠衣石磴峭穿林寺近竹烟扶點海山出百千幽勝客人見說向吾歸是洩機（寄任寺丞西居）

幽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宵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緇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吟懷長把負芳時為見梅花枉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雛不風味解將橫笛謂角中吹

閑拈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為相雖云貴白眼看人不直狂雲噴石花生釦塹雨敲松子落琴床清猿亦為遠相呼數筆湖山又夕陽

湖上小憩

萬蔓烟林來六經高廡渾與昔賢俗黃牙雅子踏牛

種白眼山人識劒形寒唾草旁林酒壯曉思河曲雨
槎醒傳聞勇訣平生事不要清朝夢武丁 齋傳霖
混元坤巧本無形返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
碧晚山還似佛頭青棄棺粉堵搖魚影蘭杜炯義閣
鷺鈎徃ニ鳴櫓與校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西湖

石延年

字曼卿其先幽州人幽人契丹祖自成以一族
南巡家宋州真宗時曼卿三舉進士以太子中
允秘閣校理卒年四十八
曼卿簽苐有人訟斜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馬方

與同年期集使至迟所賜勅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才出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事參從此免拘繩貧進旦須走馬東西南北句脚俱縮二傳以為笑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潛來訪之曼卿迎于石閘堰刻飲中夜酒渴顧船中有醋半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歡明酒醋俱盡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又於木杓謂之策飲以葦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罷後有一菴常臥其中名曰朴卜菴

曼卿喜语秘演把館俸清羡不得痛飲不數日演引
一納粟生監落来以宫醮十擯為揖演為傳刺曼卿
愕然延之乃問中某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
曼卿開語演曰繁臺寺閣宏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
學士與大師果欲同登當具酒殽迎候曼卿許之一
日休沐約演登閣生诉具于前罷四簋核冠于都下
名演高歌拂袖欲至諸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
以盃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登
此生拜叩乞拷一名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慮目演
俾辞讽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

半菜捧硯欧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石曼卿獨行京城一豪士揖之曰公幸過我家石許
之同入委巷抵大茅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
歡醉乃書為揮毫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
逐還悅然不知其誰翌日殆午復省所居矣他日過
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
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
為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住遊不得忽然騎一素
騾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孔子家欲呼孔子去

不得因留詩一聯云鶯猜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
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欧陽修表其墓曰嗚呼曼卿安自混以為高不少屈
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貴者愈大則其自
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其合愈難慾與共大事立奇
功非謂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賢難之人未
始不貴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辛困於吾聞或
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遠與
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於中壽其命
也夫

張先

字子野開封人居錢塘嘗創花月亭於秀州晏元献爲張先爲京北通判晏私納侍兒每張來輒令侑觴注云歌子野所爲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戲之曰中庭摇紅綺曉月墮沉烟砌緩移香檀喝徹伊家私寄恕八百頭歛黛峯横翠岂羞寒雨群碎鏡華翳閑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細合瑶釵至今冷落輕音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營妓歌至末句公怪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

命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王夫人亦
不復誰何也
張子野有悵舊書門引詞曰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
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春　樓
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墻送
鞦韆影又有天仙子送春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
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景往事後期
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
翠幔密遮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有客謂
子野曰人皆謂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

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未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數文見山影誦牆逐過鞦韆影此余平生所得意張初謁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見之晚也時廼子和詩云雨岸夕陽紅嘴鴨池塘短燒紅風吹落花紅亦謂張為三影尚書廼為三紅秀才

白樂天辭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又張子野街行云天非花艷輕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又張子野碧牡丹詩云曉艷半開初過雨夜香微度欲來風又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深巷繫誰家又云浮世巧名能幾許爭如閒飲杯中酒又云池樹朱閣斜歌尊綠苔深徑少人行

苔上留痕幾數殘香餘粉閑會剩枕天把多情付
張子野於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梵娘賞其佳
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當時容態感之作詩云
十載勞洲指白顛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
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欽陽脩表子野墓曰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
是時洛邸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年壯
於時一府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賦詩上下
相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
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逸以為洛

陽天下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遠然耳其後去洛來
余師南壴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徂水屋
窮居獨遊思從叢人懃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
謂若如蜀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
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壴夫而銘之其後
六年又哭希邵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
知非況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
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
後又有一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著緋衣蘇子瞻作詩
戲之云錦里先生烏帽斜尖髮毛蒼詩人老

去鶯小在公子西來慰忙狂不相君猶有齒江南
刺史已老膓平生忝作安昌宰畧遣彭宣到後堂全
用張氏故事子野和詩有云愁似鰣魚知夜永懶同
蝴蝶為春忙極為子啓所賞

习約

字景純丹徒人嘉祐中使虜館伴史館
习景純使虜戲為詩曰押燕豹雅畢看房賀跋支錢
行三匹裂密賜十駄貍豹雅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
支執衣防閤人匹裂小木墨駄貍狀如鼠而大狄人
以為珍饌

宋子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刁景純或數日不至
因邀而譙之王原叔戲改杜少陵贈鄭虔文詩曰景
純過官舍走馬不肯下蔡地趨朝仍便道官長罵李
秘臣曰我為足之云多罹四十年偶未識摩厲(子名厲改作蓁銘)近有王宣改時(當為王宣以古
景隸加縹軸客掛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忠愍
字閒始見此畫不知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通念
刁景純晚年築室潤州歸葬焉坞日遊息其中蘇子
瞻題曰白首仍來種萬松待云千尺鞏霜風年把造
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楊柳長齋低戶暗櫻桃

燭照滴堦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司麟遊景純族子也七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
驊騮猶是东西意未休我已童心久一在十年渾付
水東流後十年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

滕元發

初名甫字元發避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东坡
元發布衣時為君文正客時范尹景滕少年不羈性
亦潛出狹邪君痛之一夕取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
待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酔功畧至慚懼長揖問
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

而八
滕甫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大烹
之僧詗覺笑曰孔仲滕先生偷狗賊即不申理其破
題云僧惟不淨狗也宜偷輟籃宮之夜吠竟絳幃之
晨差撲飲引棗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雉回顧兔
之頭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候即日傳播諸郎
元敖皇祐二年即試律聽軍鼙詩云萬國休兵外羣
生奉凱中以是得第三最為塲屋所稱初甫與揚繪
鄭獬同試自謂必魁及獬首選繪次之甫第三鄭戩
責所約甫答曰一解一會予安得不第三乎

元豈受知神宗與荊公議改不合出又中飛語謫知
筠州東表自辭神宗乃以公知湖州公所乞也是時
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婚何洵直邦彥同舍閑
公得湖以詩賀之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
夢秋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裏謫仙人蓋公初茶
即俾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筠州東情表托汝陰王以父之勝公讀至戀闕之心
泣切思君之日矣期起執汝陰手揮淚曰此予心欲
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

張方平

字安道揚州人仕至朱知政事
安道未第時負甚然意氣豪乱未嘗少貶與劉潛李
冠石曼卿性来山東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郡
有漢高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李不推頌功德
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昧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
歸耕仍困亂世成功業更白為前與仲爭又歌風臺
曰若魄劉郎作帝功樽前感慨大風詩誰能及拔英
彭族及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方平以端明學士知除州遊琅琊山俯仰梁間得經
函有寫楞伽經半卷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

為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歸二生經時為人誦經首偈云世間雖生滅猶如虛空花知不滅有生而興大悲心後授蘇子瞻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是不止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謝絳

字希深　人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

而外亦不求異一時賢士大夫亦不以之子景
初景温皆為名儒梅聖俞其妹婿也
在錢文僖幕下遊嵩山因與人書曰近始書遣告嵩
嶽讀祝捧幣存以歐功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
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淫晚花卉草蔬嚴壑正當
人力清壯加有明發談笑之適升高蹈險氣豪心果
道徑差平則睽車以行蘚岸未甚則芒屩以進抵峻
極上院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望謂水插翼
不可到者皆培塿焉登樓觀人物之影視若蟻壤
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詩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

冷遂將疑明日訪內路出登封西門道穎訪縱望太室觀小室之美訪石堂山索雲岡會將兩兩去題名蓋十有四受自長夏門入繞崧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便有塵事侵內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

曾鞏

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脩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乃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

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白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字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少與王安石安石深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学行義不減杨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呂以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改事改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朱晦菴称鞏文似劉向

劉敞劉攽

字仲原父臨公是先生弟攽字貢父臨公非先生敞子奉世字仲馮是為三劉吉州臨江人原父奉使契丹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常欲迂其路欲以險遠誇使者且謂莫曾其山川不虜公之問也相與駭愧吐實順川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群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公於学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
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皆所不通其為文章左敘贈
當直紫陌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
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肖典雅各得其體
原父晚年再娶欧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
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
郎原父得詩不悦
劉貢父性滑稽與王亮和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喫貢
父為之賛曰恐是昌家又恪非類未關雄名只有艾
氣

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幔次與三衛相揖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戲云此乃多年老冰耳兵水曰青貢父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劉屢詆之荊公每為絕倒荊公嘗改杜詩天關象緯通為天閶英山谷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拗他

介甫大講天下水利有社栗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況恩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劉貢父在坐中曰其旁別穿一梁山泊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

貢父與荊公論新法不便出判秦州題館壁曰望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桄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荊公見而諷詠仍書于扇貢父觴客子嚐有事欲先赴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裡丑從容蘇答曰柰這事須當巧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貢父逢之曰小姐何過致趙臺章欽之怖云也只三平二滿父字貢父煞祝笑曰七上八下人材

介甫嘗戲析劉貢父曰劉敞不直是好不爽亂真如上頭誤

當予介甫大憸而心卸之元豐末貢父貶衡州監酒
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名為戲惡之也
劉貢父嘗病瘧醫屑墜落屢梁斬埃一日與東
坡會飲令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逡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屢梁坐中大咲貢父默然無
言但感愴而已

賈收

字耘老蓄妾名荷葉

耘老有水閣在苕溪上景物清曠沈會宗為賦天仙
子詞曰景物因人成勝緊蒲日更辛塵可礙等閑簾

幔小閣午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　誰信
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客物不清涼山
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後水閣易主遺址與
沈存中水閣相近同在一片景物悉如會宇之詞存
中嘗作絶句云三閣水閣賈耘老一首連詞沈會宗
客恨當時好明月如今總屬績溪翁
有美堂題詠甚衆賈耘老詩云小刊宸畫八雲端神
物應須設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
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投來下筆難誰信靜中踪拙
意客寄跡到波瀾後东坡仲杭命筆吏畫録詩不

著姓名默定高下耘老詩為冠因此與耘老遊

李覯

字泰伯時江人嘗試科不論不得其一曰吾於書無所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投筆而出

李泰伯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營妓侑酒烈已不樂酒行泉妓方歌烈併酒擲子案上作皇惧狀踰墻鑿木而逃時泰伯坐上作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酣酒處幾多鳴艣送潮回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續斷知山鳥不知紅粉樂一拜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去李

觀本与士行輒造寘筮祇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与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来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李泰伯陈殿撰詩有句云酒鄉翁更入詩債老猶還當時喜傳誦之

張景

公安人與穆脩沈遘善

張景寓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對曰兩岸綠楊迷鹿渡一灣芳草設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秫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羹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居金陵鍾山距城適相半因號半山神宗太子時聞其名即位數月召為翰林学士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變行新法天下騷然封舒國公元豐中改封荊國哲宗加司空卒謚曰文配食孔廟追封舒王南渡後始罷從祀

公押名字初楷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注、窩匾而楷畫又多帶過窩旁客識公押及字公知之加意作圈當獨史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其子雱曰大哥是一箇荊

公舒王安石當時公論分明以荊舒是歟目之
京六軍當國憮然不知也

荊公在政公坐分謗送裘如晦知吳江以黯然銷魂
惜別而已分謗時客與公八人荊公乎甫老蘇梅聖
俞蘇子美姚子張焦伯强也時老蘇得而押云讀詩
究予而荊公乃又作而二字詩有云予歸風
作鰣予而蓋用周禮考工記之而頼也又云春風垂
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窮客兩忘我與而最工
公甫初拜相日所筆題窓云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
功歟寄此生投筆而起人莫測其意後改仕居金陵

白下門外遊鐘山懃法雲寺是日正當霜雪虛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公悵然久之

荊公作相日苑中有石榴枝葉甚茂止花一題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荊公題殘菊詩芬香風雨中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欧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伏詩人仔細吟荊公見之笑曰欧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杜書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舒王在鐘山有道士來謁因與基輒作數語曰彼之不敬先此之不敬先惟其不敬先是以至所爭惟其

無所爭故能人不生不死舒王笑曰此特基老語也荊公基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欲亂之謂人曰本前道性忌慮及勞神苦思不如且已因賦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黑白一枰何處有戲成子瞻過金陵介甫招遊蔣山坐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我僧先道一句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趣晴色窮攬蔣山之勝比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觀之田曰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今日又為蘇公所困矣

子嚐渡江至儀真介甫遊蔣山有詩子嚐和之介甫
指峯多巧障白江遠欲浮天按几歎曰老夫一生作
詩无此兩句
蘇長公奉詞西太乙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
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
南注目久已曰此野狐精也
荊公薦進一二寒士伍侍從初无意大用也公去位
後遂棄改作小詩寄意云本種酴醾架金沙只謾
栽自矜顏色如飛度疑前開
明安墩在半山招寧寺後安與王羲之嘗登此介甫

居金陵作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愛公墩在昭中公去我來墩屢我不商墩姓尚隨公或謂荊公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卿公爭墩人呂惠卿語荊公曰公面有黑子用園荽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黑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柘予園荽其柘予何

荊公與吳仲卿同年同歲且修姻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同為樞密使副又薦以自代仲卿遂擢其跡欲與荊公異力薦與荊公論事之人如呂海孫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消變新法及云荊公家

事公去不復召者仲卿力也公因接問財表有迎言易間之語指仲卿也未幾仲卿薨于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蕃國山川秀試其鄉里本建州也

安石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畜後從宋次道出俯觀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來始悟深妙不迫之趣然其精嚴深刻皆出騷老杜所得獨是議論過多為病耳

王元澤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試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笑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荊公及雱同修經義经成加荊公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冢前雱服同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凍祈泉于甫啓曰雱雖疾亟之祷久矣為古奚益旦兄魯以倉法繩吏好令乃以禍泉徼福安知三請門下不行倉法耶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逮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私氣商悄我愁永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云萸花舒王以楞嚴經報付之并和其詩曰青燈一點映牕紗好讀楞嚴莫憶家

觸了諸緣如夢幻世間無有如蓮花
舒王夫人吳好禮舒王性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祠
私第有官藤牀吳依用未還羣吏來索左右莫敢言
王一日跣而登牀偃以良久吳望見即送還

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也體詮豐碩為翰林學士盛暑
入館休汗浹衣到省又曰君真汗牀學士也
王介甫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為宰
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甫曰公偶然耳顧其事業公不
必此呂惠卿在坐遂曰為政必先救鄭聲次自為之

辛平甫已急曰汝鄭絳不為遠佞人呂大防
常待制狄哀伯詩有盛名嘉祐治平之間每呂不至
政公亦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交士十年騎
馬聽朝鷄照寧初荊公當國力改之遂起判國子監
太常禮院辭譽猶臧嘗大雪趨朝時狄已衰寒甚不
可忍喟然嘆有所恨乃取文忠詩自戲曰凍殺潁川
常交士也來騎馬聽朝鷄狄舊治春秋著講解數十
卷自謂聖人之意出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狄遂盡
諱其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責苗本錢
權行倚閣王平甫戲狄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而与其對哉以
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户侯軍使
东坡嘗云為我開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雅對王
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風憔悴却羞郎
平甫出寧中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至海上見海中
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榜其宮
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謂曰時未至且去悅
此夢覺禁中已鳴鍾矣平甫為詩記之曰萬吹沸清
宵景飛星歌宮殿歸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
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君嘗往靈芝

官亭曰近又三年曾皇帝與平甫舍傍一人曰平甫
已列仙官矣

王欽臣

字仲至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荊公不合入学
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郊祀本院時荊公考校
於蕃不見其試畢就坐題字使人録之乃二詩也一
云蜀國相如宿有詞武皇恨不同時唐雲賦罷還
知用叔莫文園意可知二云古木鴉森外玉堂老吏
来此試文章日斜衮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荊

公為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在金陵好事者求公書多寫此詩

鄭俠

字介夫福清人第進士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入都見安石言私法不便安石不悅使監安上門公久早俠繪門上所見流民困苦狀進馬遞投銅臺進之神宗覽畫嘆嗁罷私法俠曰大雨雨事者爭置俠擅發馬遞之罪編管汀州改英州哲宗立放還元符改送英州建中靖國放還改筑崇寧監衡山廟旋命勒停五年逢赦叙用

俠遂不汉出在关時歸大慶居士還鄉而存惟一拂
坟又歸一拂居士宣和之年卒年七十九遺曰介
次張老見照顏曰烏鴉蝼蟻有君臣此義如何易世
塵欲為与窮宗社計皆憂如如死生身、千江上奔
馳路十二天南黯淡春回到親閑掬杯酒始知終是
福重人
和荊公何受雞忘酒诗何處雞絨白點寧改失中四
方三面戰十室九求空見佞眸如水闘忠耳似聾君
門深萬里安得此与通
俠忽夢鐵冠道士遺之诗視之乃子曙也嘆曰吾将

逝矣作詩云以此平生只豁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餘物贏得空堂一抱眠授秘而卒

呂惠卿

字吉甫王安石罷相遲更金陵於鍾山書次注往寓福建子三字蓋悔為惠卿誤也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子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謔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腎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貧清瘦語話之間喜以雙手指畫杜人呼之曰說法馬留（侯人呼休侯之名）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杜中弥歲不能罢一日

郎罷因上殿氣沮出知东平邵高曼捲鬚社人名為
湊氣獅子仍為曰湊氣獅子作知如呂嘶之諷郎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遂蔥粉
蘇子瞻與呂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為介甫腹心進
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元祐初子由為右司諫論
吉甫罪惡比呂布自資改殿大學士賜節度副使安
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論詞又極口詆之號
為元凶吉甫既至建州附表求回龍�stop鳳翼困絕望
于攀援出臂鼠肝一寘心于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
所爭者出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于邸報笑曰箱

建子終會作父字

劉景文

字季孫在忻州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又與神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之來謁景文閉閤美與家語者則补之至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至荊公考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投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忙去未閑說與傍人應不解秖緊糞泥還自笑山大弥堂之問亭知官誰所作以季孫亦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

玄傳舍遠即學生特狀立庵下請差官攝物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即大驚遂知名云

荊公嘗乘書句語劉孝孫曰公在前釋菜在茲名云不在前孝孫應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大笑

李公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年貴人多弥其精當後為杭州提轄蘇子瞻作守郡知之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論曾揷菊花等子瞻大喜

郭祥正

字功甫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聖臣一見
歎曰真太白後身也果進士登知端州棄去適
於青山白鶴洞公山人所居有秋吟庵
功甫與荊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兢太初功甫
相公前啟舒詩人不識去就如此荊公曰但請來相
見阮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只泛相公請留詩題時
有老兵以松梳銅兜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移刻間
誦曰昔之英出墓聊以為鋪今馬過跡平冢湖油日
射星功甫閣筆由是知名東南
祥云壽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

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来是讀三分来是
詩豈不是十分祥正一日夢作遊来名詩明日書示
人曰予決非久于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
欲尋鉄索把楊花恰客愁孔予平日所能
到忽得之不祥不踰年果死李端伴閨而笑曰不知
杜少陵如何活得許久

王逢

王逢工詩慕寧和諱忠敏出知大名府逢因歲節以
詩干酒曰坟吏寒窯耿歲近顧分飲懇賜皎盥公以
百壷荅之

苗根以列卿知明州以多盜田產又自明州取材為堂舟載以時王逢作詩嘲曰田從汝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即出知史王子韶亟其事自後以誣言起獄實自逢始

王介

字中甫衢州人

王介善識讖嘗亂制科不中與荊公遊甚款曲然未嘗逢意必相下默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頃勁連輦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規荊公得之大笑他日

作诗有大夫出爻非吾意猿鹤從来自不知之句
王介甫極辜語言与倫時人以為心風照寧中自省
判公守湖州荊公作诗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
惲诗未足多還担郡人迎不擕白髮湖上赵滄洲
其意以水值風即赵汝也介甫意遂加十篇盛集
而诵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還来悉
祝鼈生美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
閻羅兄關速请上任
荊公曾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联云茅屋淡烟一酒旗
午烟孤起隔林炊王介甫見而嘉之書其末云金陵林

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荊公見之云不屑亦乃
獎之云江晴日暖芦花起恰似春風柳絮時又誚介
之輕狂也

蔡肇

字天啓丹陽人嘗從王介甫遊語及重仝月飲
詩以為奇偉雖誦天啓亦誦之不忘一字又與
介甫同過丹見屋梁數百掾曰
子能數乎天啓一閱得其數遂人詢之放榜者
其數不差

蔡天啓呂誨中書舍人坟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

成天亟揮筆立就擢授節度使宋云鳴戴元黙之
辈鑒賞不從中伺也第世垂之竹帛即其以身任之
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天亟為博士三年不遷再至學者賦詩云卓生授之
復膝之學者重来歲又交騎馬砍遠官長罵讀書聊
被学生嘲何為眷戀米五斗次可經営宅一畝好買
江干千个竹待看烟雨長春梢

玉笥云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尉
至速下告云請鬻之天亟時在座曰世安有不可調
之馬第久不騎驕耳亟起抱其鬚一躍而上不用鞚

勒馳數十里而還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所謂蔡子勇成痴能駕生馬駒又有泉着青山駕惡馬日行三百尚姚遲心源落々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天亟守睦州表有曰城誰問寇一葉落而知秋島嶼榮迴二水合而成字須有詩曰量嶂巧分了字水胭梅蘂公二年范人謂能狀物底刷景物

王佖

字禹玉封汝南郡晚號學宮南溪歸志堂居士左右松竹逍遥其下一時名流雅慕之題曰竹逕

公監維揚刷日王安石為幕官凍汴之為衛尉丞時

韋巍公出守是邦初夏園內芍藥開有金腰帶四朵公召四人同賞各簪一朵後相繼為相果符端也

王政公與邵公同在翰苑會溫成皇后初薨立春進帖子以其重閣改不進俄有旨令進改公遂口占曰昔閉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不玉容長不老只為春色勝人閒邵公歎其美麗

王政公在翰苑日時中秋有月神宗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勅內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七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束

圍爐索帕求詩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彩花一朵裝飾幞頭裝不盡者置於袖中取針線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掇金蓮燭挾扶而歸翊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策名禁闥為學士上講坟事命宮嬪求詩蔡奏云不敢命出蓋作蔡云臣才思短澀不及王某伯喈所行而心左右不悅云學士村

宋宋太祖二蔡多差近臣王禹玉為翰林學士典內外制十八年屢被差乃題詩於齋宮云誰鶏未唱曉騶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聲知不足明年強健

吏重来帝闻而悯之遂拜第以
王丞相阮亡相与名士作诗嘲云太師因被子孙苦
自後与名只為錢呼之侯魏王介甫奇之欲殺家昭
宣皆与井口雖為錢猶坐中書不許更东府自来与
土地便商云授不須擢其家经府指云張山人作府
追山人乞張曰某自来多作十六十七字诗着題诗
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蔡挺

字子正杭第也謚敏肅

元空閒蔡挺自而抱出鎮平時经数歲意与時作喜

還鄂一關云霧天秋曉乙未墾坟墓荒雲襲艸漢馬嘶風邊鴻叫月隴上鐵衣寒早劒歌騎曲悲壯畫角君恩須報塞垣樂畫纂鞬錦領山西年少談笑功斗靜烽火一把時報平安耗聖主憂盛懷邊遠驕虜尚宄天討歲華白晚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心旦歡娛莫惜金尊頗陌則有中使至平明挺使倡優歌已遂達于上上因語呂相曰挺等因遂以兩掖召慰寧閤有司云四月一日當飲上為徹樂迺已啟一夕淅雨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秋詩曰昨夜薰風入舜弦君王方迺正紛紛神祥已浮前星

明詩冷潛題雨銷其叙事孙当時亦孙過云

蔡確

字持正

詩絳宮接魏而見確所製樂先以為村舊子開封尹韓維又為之安石明宗愈夫人下氏當於宮謀逆見確謂其神彩以重多迎像後蔡果南竄

宣仁毛為曰蔡確相左僕射第頑賜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絶句云公事冬多夫心捕朱衣小吏不須通溪潭直上玄亭裡以展榮桑文士詩一川佳景眼為外四面涼風曲檻頭綠野平疇來遠

棟青天白雨起靈秋　靜中自足賒炎蒸入眼無多物悟何妨機心鷺白鳥誰人好釣逐青蠅　紙屏名枕竹方牀午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幽禽在窗浪西山鬱鬱見松筠日已來雲色轉斜門說桃花叢不掃讀書若有謫仙人　風搖犹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葉底出巢黃口閙波間逐隊小魚忙　來結芳塵白梁下自持杯竭對晴暉水趁夢澤愁已過雲抱西山舟已飛　潘已名臣郝經

山志云每節上元閒古人不見清風在歎息思賢俯碧溪　溪中若有戈船士溪上今無佩犢人病守脩

狂惟坐喝白鵑紅鸚俗鵡自
又如湘東兩演如常溪沐何足道況乃滄海會物塵
時吳姬夢知漢功軍錢注以少白鳥青蠅以誠讒人
黃口小魚談私進用事眠起猶哭亡令詞述清明不
知雀猶哭何事觀山出言按郝處俊封觀山公唐高
宗立遜位天后受後上跋詩事正在上元三年今太
后垂簾遵用章武明肅故事雀指武后以比太母況
況滄海云扔塵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宜仁成此令
雀分析終不自明遂照私如
祭特正論私州侍兒琵琶偕行嘗養一鸚鵡甚慧丞

相呼琵琶即和一首杖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和
首杖鸚鵡猶傳呼不已丞相大慟因作詩曰鸚鵡言
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潯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
樂不久遂終

章惇

字子厚進士登名甲出姚衡下安教高古明年
登甲科紹聖間拜相安惇為近官因姻名尤時
但弥享而已

章子厚與蘇子瞻水時相善子瞻為風翔判官時子
厚任商令到京父皆以國士遇之兩人相得歡甚同

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壑眾仍撲一木為橋
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乘步以過用索拽
杖囁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
惇蘇軾來遊子曉指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
何也曉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子厚與坡少為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適子曉自外來
子厚屏其腹問曰公道此何有坡曰都是謀反底家
事子厚大笑
东坡在黄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
日牛忽病哉孔王夫人謂坡曰此牛喫豆班瘡法當

以青蒿作粥啖之如云高效嘗乳以章子舉之曰我
更云當居與語恐人又謂從朱醫兒來妙且去大笑
別子舉生時父母欲不取已納之盆水燭臧之而明
者三有大呼於梁者曰此相公也父母惧而心亦改
嘗與詩云方丈僊人出洲蓬高情猶愛水雲鄉子舉
深嘲之子曉論僧物子曲詩雷物莫魯直詩宜物古
子舉駁謂之亮當時有術士曰僧從立人子曉其尚
能北訪李雷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受承
宣乃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承後子曉北訪
至昆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宣

元祐初子厚葬前爭事与禮責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之非少主之臣惲之与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雖成安敢耗行枚及紹聖初子厚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草麻庭宣有赤舄几之南山嚴之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之嚴之奈鞅之惲之乎未幾錢自吏部出書責知池州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倚奉出迎謁子厚見之已而倚攬云雲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出曰君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又如綿花過眼倚落檻前大地生靈乱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章默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還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物道山令尚尔遊戲人間邪坡曰逐中見章子厚乃回头耳

元绛

字厚之

王荊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為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荊公既相神宗每慎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荊公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因問之因道姓名上久

之曰元絳在外久且今作制誥何如荊公曰陛下果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詣下速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中外大駭既到列有備成之譽不久遂參大政坟厚之恩德荊公

元厚之久作藩即後閤儒智高餘黨寇二廣多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附表云楼水明光之甲得自奏辭雲中赤白之囊偏為危事

元厚之在翰林高麗使乞私著王平甫以詩餞之曰誰使詩仙來風沼欲傳寶客至鵝林

宋元憲晚歲有時云老矣即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

如人其後元學之作執改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
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文憲語作致仕表
曰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昧昧仍多忘事矣智窮
于測海蚊力困於負山神宗將其意而勉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學中壯潁州為順昌軍時元學
之罷未改作潁守今郡中老儒士胡士亨作謝表以
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秦士立
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歌頌聖人之作按圖雖
舊錫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坐
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廣運之道明而昌合為嘉名

以侈靡服

元豐改行官制準唐故事宰相上事儀以兵吏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作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以尚書省行之元豐之已改仕居吳山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列朝班星石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歎為盛事

蘇洵

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發憤為學舊祐間改訂脩譜之詔除校書郎覃恩主安縣主

歐陽修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未覩辛卯歲五十八
君少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
謝其素所造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數歲鋒氣進士
不中又乏衣食甚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
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讀書絕不為文數
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涵畜充溢抑而不發
久之既然曰可矣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
與其二子棫檄僦屋京師諸林學士次第修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始諸朝廷山在西南數千里引一以
父子頓然名動京師而蘇氏父子遂擅天下以其文

子俱知名攻駢老蘇以別之時人語曰有山生三蘇
草木盡皆枯
明允来京師為欧公所知其名翕然譁忠敏諸公皆
待以上客常迓重門忠敏置酒私第惟欧公與一二
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策其閫都入以為異私第閫
賦詩明允有連昌宮從私裏過壮心還伴馬中来之
句諸公莫不嘆賞
記閫覽稼說曰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
日之適秦明日之適越天下誰我禦
名二子說曰輪輻蓋軫皆有銭字車而載物者所

為者雖然玄弋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弋吾曜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云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外馬轡而患不及轍吾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水官詩曰水官騎箕龍之行云上天承攀時且任浩然乘風舟不知歲何七足尾猶在泥不有二從臣左右乘黿鼉鰌鱓顧視風采衣袂翩翩女子侍居側白類垂雙鬟如耽觀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我留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擐長刀椎亭碑白刃注強眷雖眼甲與裳狀貌猶鰌鱓水歡不得從仰

面以手板空击雷电雨雹晦九州风卧黑帛裹面
日昏塵烟冥從三神人萬里期天闕我從大樊卧得
此说恠編盡者古閻子子今三百余見者誰不愛予
若誠已雖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禄報之以雅词何
如盡在前